

浪子回头反遭十余年冤狱 朝阳市胡建国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胡建国，今年四十八岁，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重刑十四年，在锦州监狱苦熬了四千多个日日夜夜，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打骂、侮辱、抱凳、坐凳、大燕飞、吊墙上、浇凉水、鞭子抽、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戴械具、野蛮灌食、用袜子勒嘴、限制说话自由等等。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胡建国向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江泽民集团对胡建国及其家人的迫害事实如下：

一、大法使我浪子回头，给了我新生

我今年四十八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正好三十岁。修炼大法前的我当时工作在朝阳广播电视报社，是一个司机，成天和领导在外面吃吃喝喝、工作应酬。时间一长开始随波逐流，和酒店的小姐鬼混在一起，家也不顾了，孩子也不管了。直到后来被妻子发现了，追到单位来闹，单位领导一看也管不了，就把我给开除了。妻子与我离了婚，没有了家与工作，断了经济来源，唯一的孩子还判给了我。那时一点招儿都没了，无奈常常领着孩子到父母家蹭吃蹭喝，听着父母的数落，心里很不舒服。自己平时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习惯，使自己走到了这一步，真是举步维艰，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对生活感到迷茫，对人生感到绝望。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混日子。一九九七年夏日的一天，无所事事的我来到市政府公园，看到很多人，一圈一圈的围着看书，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好奇的走了过去，他们在看一本书《转法轮》。后来我也有缘请了一本，当我翻开《转法轮》看到<论语>时，就被那深深的法理吸引住了，越看越爱看，不想吃不想喝，也不想别人来打扰，

就想快点把他看完。看完后，心情这个激动啊！知道了自己在无知中造了那么多的罪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那么多的伤害和痛苦，真的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得到大法呢！

从此以后，我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一个好人。做事首先考虑别人，和邻居、亲朋好友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出租车养家糊口，不再去父母那蹭吃蹭喝，不再让二老为我操心了。对孩子也有了爱心，我们相处融洽，父母看到了我的变化，脸上露出了笑容。孩子也变得乖巧、听话。前妻看到了我的变化，也有心要与我复婚。

同时在大法中，让我明白了失与得的道理，在给别人开出租车时，有的出租车司机每天私自捞下几十块钱是常事，我却一分也不剩，全部交给车主。遇到熟人坐车不给钱时，我就自己把钱垫上。每天跑的里程数和交给车主的钱比车主自己干都多，他们知道我炼法轮功不贪不占，开车又好，车主们都抢着要我。从此，我的生活有了保障。我的道德、心性有了提高，精神面貌都有了改观，人从此也精神起来了。我切身的感到按真善忍的标准为人处事让我找到了从未有过的心灵上的安宁与做人的那种踏实。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是法轮大法使我浪子回头，给了我新生。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不顾法轮功给社会带来安定、给人民带来健康和道德回升的事实，不顾违反国际法、中国宪法等多部法律，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灭绝人性的血腥镇压。

二、上访遭酷刑迫害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七月份，我听说天安门广场在疯狂抓捕法轮功，把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拴着胳膊

膊腿就扔在卡车上了，我听后心情特别沉重。一个政府怎能采取这样的方式，来镇压法轮功这样一个善良群体。震惊之余，我决定去看一看，心里想着，如果真是这样，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要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是清白的！师父是清白的！因为这是我多年来的亲身体会与感受，今生我愿用我的所有来回馈与感恩这样好的大法与师父！

于是在二零零零年十月初，便和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去了北京。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政府的官员们，法轮功是好的，迫害是不对的。到了天安门广场，我刚准备打开法轮功横幅，就被蜂拥而上的便衣特务绑架了，劫持到前门派出所，后被送到西城区看守所，被非法刑拘一个月，遭到管号犯人和警察的非人折磨。晚上一警察喝酒回来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没吱声，他就用他的大皮鞋踩住我的嘴，来回拧，并且说着肮脏的话，我的嘴破裂了，出血了，肿了起来。回到监舍，又让犯人体罚我、打我嘴巴子，往我的身上浇冷水，寒冷的冬季十几盆凉水顺着我的头流遍整个身体，使我几乎晕了过去。

一个月后，送至驻京办，国保警察到我父母家要了 1000 元钱，说是接我的路费，后来我从驻京办走脱，被迫流离失所。在北京刑拘期间，警察抄走了我在北京住地房屋内的东西，现金、物品等价值约一万元，没出任何手续。

三、再陷囹圄 遭酷刑逼供 被吊三天三宿

二零零一年九月，在纺织路中心市场口附近，警察扣押了我从闫旭光那借来的松花江面包车一辆，价值四万多元钱。车内装的东西（价值 3300 元），没出任何手续。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我

和几名法轮功学员正在家中学法，突然有人砸门敲窗，被迫把门打开后，闯进来十多人，翻箱倒柜，又搜身，有法轮功学员认出他们是国保大队的白文友等人，女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抓好人了！他们对女法轮功学员连踢带打。我被几个警察绑到红旗路派出所，强行戴上手铐、脚镣铐在凳子上。后我又被送到双塔区国保大队。双塔区国保大队十几个警察到我住所非法抄家。物品现金、存折，合计：114570 元。在我租用闫旭光的地下室中，抄走了物品，合计：51880 元。期间红旗路派出所，去了两个警察到我的父母家，敲诈了 2000 元钱，没出任何手续。

傍晚时，又送到刑警大队的深挖中队（折磨人更残酷的地方）。他们把我的双手挂在墙上的两个铁环上，把我吊起来三天三宿。不让睡觉，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两个警察一个班，2 小时一换班，我困时，警察用高压喷壶往身上喷凉水，用手一根一根的插肋骨缝，用树条抽，用脚踢、打嘴巴子等。逼我说出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没有配合，后被送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又遭到了犯人的体罚：让我做大雁飞的姿势靠在墙上，并用脚跟刨我的后腰，使腰部产生剧烈疼痛。并强迫背监规，长时间罚站，强迫给他们干活，无奈我开始绝食抗议，在我衣服上写着信仰无罪，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后被他们强制灌食，戴手铐、脚镣 20 多天。

四、无罪重判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惨遭非人折磨

在朝阳市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了一年四个月，在宪法明确规定信仰自由的情况下，我因坚持信仰竟被枉判十四年重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二零零三年二月，我被强行送到了锦州监狱入监队，又因为绝食，遭到了姓梁的大队长打我的嘴巴子和其他狱警的群体殴打并株连监舍其他犯人，如果我不吃饭，他们都不许吃。在二零零五年冬季的一天，新来的大队长崔元岐和管教科长牛宝金率领监区所有狱警来到监舍，强行对我进行调查，搜走了我的一部电子书。他们问：“书是哪来的？”我没有告诉他们，

他们就要关我禁闭，我走到监舍门外，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把我拽回来，大队长崔元岐命令犯人脱下我的袜子，把我的嘴勒上，勒得我的嘴十几天吃饭都很困难。后用十多个犯人把我连拖带架带勒送到禁闭室，强行把我抱在凳上。凳子高约 50 公分，两边各有一个手能伸过去的铁环，双手双脚同时跨过凳子，用手铐、脚镣固定。“抱凳”是一种很残酷的酷刑，最容易被致残。每天用 5 个犯人和小号警察轮番看管我，不许睡觉，抱在凳上直不起腰来，腰部疼痛异常，象折了一样，为了减轻痛苦，屁股在有限的范围蹭来蹭去，就这样抱了十一天。手铐已经深深的勒到肉里，到现在手腕还留有疤痕。屁股也磨烂了，裤衩和磨破的肉粘在一起，上厕所就得把肉撕开，回来坐在那里又粘在屁股上，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撕心裂肺。

冬天的小号，天窗开着，雪花飘落下来，直接落在我的脖子里，寒冷异常，我穿着单薄的衣服，离门口很近的地方，门缝里的风吹过，简直能把人的骨头穿透，我向队长要求加一件衣服，他们说你不认罪就不给。看管我的犯人都穿着棉衣，裹着棉被，还在说冷，我求晚班看管我的犯人给我挡挡风，他们回答说不敢，我就在想同是难中的弟兄，怎么一点人的同情心也没有。此时我的心比外面的天都凉。

最后，长时间的不让睡觉，导致我的精神恍惚，看到地板砖象海浪一样翻滚，墙上脚印象古代兵马俑一样站立着，我的神经出现幻觉，腰部也受到严重损伤（后长达三年腰直不起来），大脑受到严重刺激。脑浆在翻滚，天旋地转，恶心，呕吐。在这样的情况下，小号队长怕出事情，把我放下来，要求监区警察给我治疗，这样，我每天戴着脚镣、手铐，由队长让犯人背着到医院去打针。屁股的肉刚刚长上，大队长又迫不及待的迫使我抱凳八天，共抱了十九天，在小号关押四十五天后，送回监舍。

二零零九年夏天，大队长崔元岐、管教科长牛宝金、中队长王宝

忠、分队长闫建忠又把我送往严管队，这里是专门犯人狱警人的地方。我来到这里高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又一次强迫我抱凳，时间是 7 天。后来又坐在凳上，坐的凳子是一个小圆凳，只有半个屁股大小，要求身体坐直，一动不动，只要动一下，就用鞭子抽，鞭子是用铜丝拧成几股、外面套上塑料管子做成的，一鞭子下去，血就渗出来了，打嘴巴子也给打出血了，由于不服从管理，所谓的抗改吃饭时，一个馒头分四份，只给其中一份，必须在很短时间吃完，回去坐好。每天早五点半到晚八点半。而我所在中队的中队长王宝忠说：“在这里你不听话整死你太正常了，随后填一个有病、医治无效就解决了，或者说自杀，找几个证人证明就完了，每年死的人还少吗？”就这样，我被折磨了四十五天后送回监区。

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只能说几个典型的例子。这场迫害其惨烈程度罄竹难书，用滔天罪恶来形容都显得苍白无力，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父亲曾几次来监狱探视我，最后一次父亲带着忧伤、担心走时，看到父亲那步履蹒跚苍老的背影，我的心都碎了！我也万没想到这一次见面成了我父子今生的诀别。直到父亲带着对儿子的牵挂与担心悲苦的离开了人世。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

这场残酷的迫害给我九岁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多年来遭到了学校老师、学生、社会的歧视、谩骂和殴打。后来找了一些理由学校把孩子开除了。原本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当身心被摧残伤痕累累的我走出监狱大门时，我已无家可归，生活更没有着落，我被迫害的一无所有。这一切源于江泽民集团对“真、善、忍”的践踏。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至此，特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济赔偿责任和其它相关责任。